

[illegible]

變色題收。耳目并用。獨是。男非張楊羅余。梅程荀尚之備。不克臻此程度。女非孟小冬。四月朔日。爲續編之本夫人七秩壽誕。假座一。爰將是日最聞種種。筆錄之。以資本報。是日自晨至中。大雨淋漓。而溼實仍不減少。其而來者明星者亦不乏。獨缺昆季。在堂逗遛。

名導演家劉別謙氏女
明星巴賴尼格黎女士 主領
日戲五點半夜戲九點一刻
日戲四角 六角 夜戲 六角 一元
是劇爲劉別謙氏主演會觀劉氏導演少
幼的婦人及母女伊爾等片者俱欲其
若其悲惜其甚也之見多而莊演者爲本
本院不惜重資聘請劉氏主演之巨片
妃以要觀衆尙望士紳淑女聯袂偕臨一
觀劉氏名片片中有中文說明

上星期六某友所乘之船起了一種怪病。說某國首托被刺。倫敦已無市。此船不能何日歸來。一時人心皇皇。華市揚厲大跌。開三四小時。閉息至八九兩之鉅。其紛擾情形可想。然至傍晚收市。卒不能證實此消息。頗覺奇怪。這二幾日。雖有許多人因不勝的。事而望風。中西各報。均不見有此項電訊。人心始覺安定。然利用工潮故播謠言的人。一定在三四小時之內。將此種謠言。已漸漸而漸。才苦了一連呆悶了。當時局勢紛亂。金融枯竭之時。投機之風必盛。以市面衰落。生計艱難。則僑商之人心起人妄想。一面而做虛驚。而投機者且為機所投。北方公債市上。已不知玩過多少把戲。被震過多少人家。今其風且漸漸南行。做生意大要格外謹慎些。

[illegible]

○李慶者，即西人（*Sassat*）所設、廠中女工、不下千餘。大至小未滿玉、事上有其夫烟販、係爲此千餘女工之幸福而奮、不屬於女性、而屬一極端之陽性老嫗、是可異焉。每日巡旋於菸癮牽雄中、當帶燕尾、秀髮披肩、南面王不若也。惟性理而貪、九女工、解衣江作酒、每夜五元酬謝、不可、廠內女工、莫不恨之若虎。俄之獨有、斷其遺失、復遭停歇、而面不至入、則彼又可不勞而獲五十大拉新矣。故彼每月工資僅數十元、亦所厭所入、則假十倍於其薪資、重置膳田的表做壽、通而之國粹、亦東亞風及、館假十倍於其薪資、重置膳田的表做壽、通而之國粹、亦爲其作人暮之事、而女工一舉、遂之故、雖其志甚佳、惜其路無窮、而兩性又各事其凡、凡婦女工起而國會者、有重生意及阿美參戰、彼便有一、親自出工、既既其工、究其汗血金錢、憤之肉賊不足食也、亦化分子見、則對於該之謂、或認爲正當、而對於女工之報效、亦顯有羞之義、一笑。

○現有一妻二妾、妻係保康中女工、均被勾引成奸而隨彼者也。顯蓋富貴、人之恆性、情濃又奪神志爲害、以達其慾、閱後其君爲求某之婦、恐難而得、然思離離海濱、嗚呼淚血、則已非一次云。

秋夢君屬于本報談及之，四爲海上花中翹楚，閱者知之之蕪矣。不候贅言，然四之身世，亦頗有知者。友人某爲金詳言之，其言略謂：向待考証，特述一二，以實報部。詎爲今財政部認真查照甲種之侍女，說意不久，即傳得文之長子，事雖虛，官官方長，子輩寵寵，佳公子也。兒女之情，亦已了得，第六兩因致紅樓夢第六回變，偶試雲雨，一試之後，漸覺其快，遂由一再再而三，朝朝暮暮，不知風之幾度，久之事云。

慶明師歸其妻人婦陳先生俱往。余主之，比周在胥王廟起一片跳舞唱歌，爲賓客添不少樂趣。正開席散，猶覺不止，客有勸速不能去者，遂另房開以消夜。復有胥王廟三點，先生總爲善導之言，有良妻侍侍，一號房開，陳錦琴女及主元龍開明陳錦琴調，不以女子自視，夜頻來有微室者，因語其父曰：「願者，卓別良之前左也。」中有一場，因運其時，在衣、方之花以傾也。錦琴先生領首示可遂命侍者徵天龍老九至，相談殊似舊，見。天龍狀，恰格笑不止，因問已開明天龍要觀電影否，觀電影去。